

小學校和五所分校學生共七千人。其中就是代表意大利全國十二區的孩子。本校所擔任派出的是詹諾亞人和格拉勃利亞人，怎樣？這是很有趣的方法罷。給你們賞品的是意大利全國的同胞，明天你們試看十二個人一齊上舞臺來的，那時是要大喝彩的囉！這幾個雖則是少年，代表國家是和大人一樣的。小小的三色旗，也和大三色旗一樣，同是意大利的徽章哩！所以要大喝彩，要表示就是像你們這種小孩子們，在祖國神聖的面影前面，是燃着熱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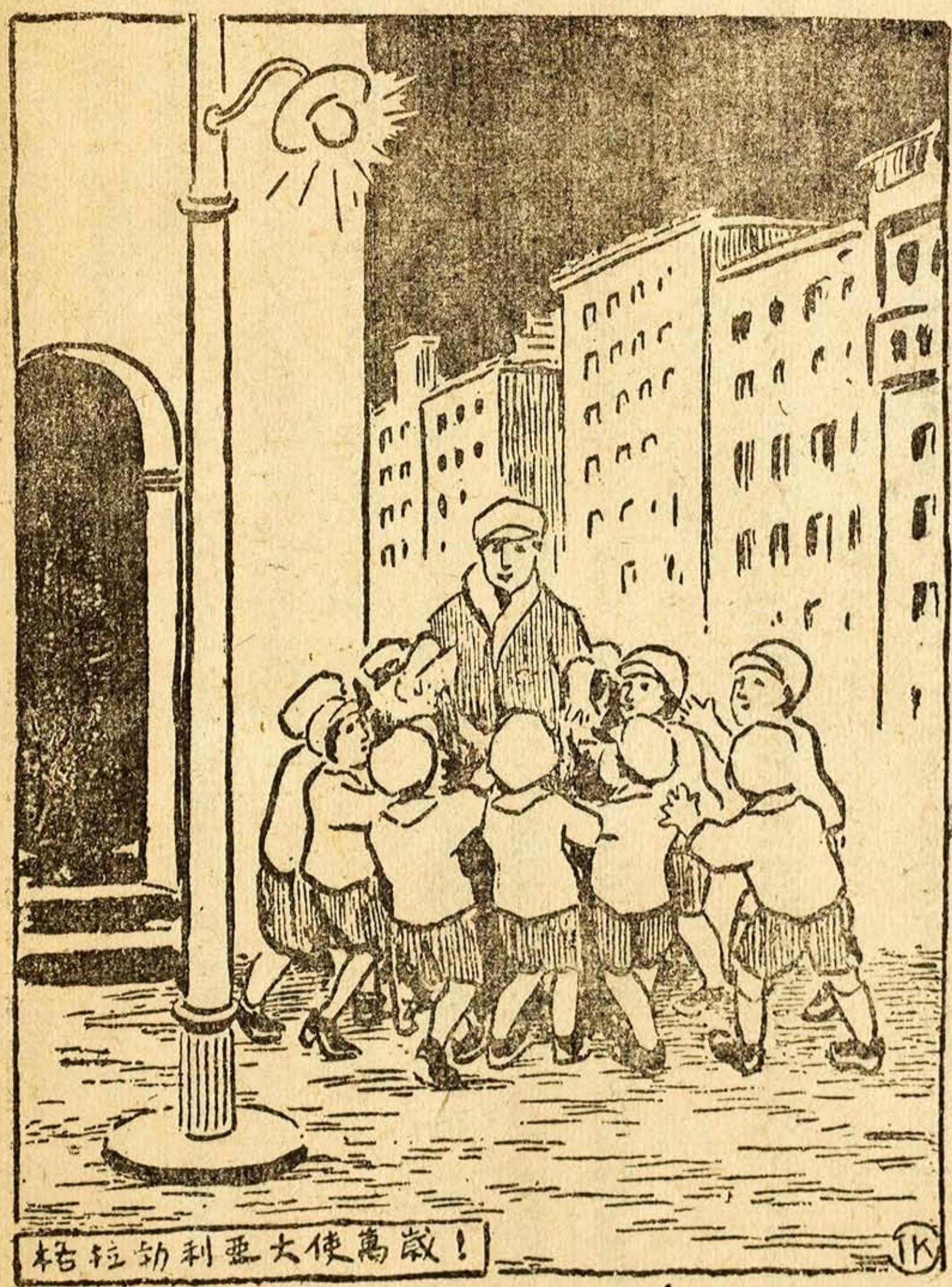
校長這樣說了去了，我們的先生微笑地：

「那末，可拉西做了格拉勃利亞大使了呢！」說得大家都拍手笑了。走出去到了街上，我們捉住了可拉西的腳，高高地將他扛起，大叫「格拉勃利亞大使萬歲！」這並不是戲言，實是爲要祝賀那孩子，用了好意說的。因爲可拉西平時爲朋友們所喜歡的人。他笑了，我們扛了他到轉彎路口，和一個有黑鬚的紳士撞了一下，紳士笑着，可拉西說：

「我的父親哩！」我們聽見這話，就把可拉西交給他父親腕裏，拉了他們向各處偏跑。

賞品授與式

二點光景，大劇場裏人已滿了。——池座、廂座、舞臺上都是人。好幾千個臉孔，有小孩，有紳士，有先



格拉勃利亞大使萬歲！

TK

生有官員有女人有嬰兒頭動着手動着帽羽絲帶頭髮動着歡聲悅耳。劇場的內部，用白色和赤色綠色的花裝飾了，從池座上舞臺去，左右有兩個階梯，受賞品的學生先從右邊的一個上去，受了賞品，再從左邊一個下來。舞臺中央，排着一列的紅色椅子，正中的一把椅子上掛着兩頂月桂冠，後面就是大批的旗幟。稍旁邊些的地方，有一綠色的小桌子，桌上擺着的是用三色帶縛了的賞狀。樂隊就在舞臺下面的池座裏，學校裏的先生們的席設在廂座的一角，池座正中，列着唱歌的許多小孩，後面及兩旁，是給受賞品的學生們坐的，男女先生們爲要安插他們，都東西奔走着。這許多學生的父母們都各擠在他們兒女的身旁，替他們兒女整理着頭髮或衣領。

我同我家裏人大家進了廂座。見戴赤羽帽的年青的女先生在對面微笑，臉上把所有的笑靨都現出來了。她的旁邊，我弟弟的女先生呀，那著黑衣服的「尼姑」呀，我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呀，都在那裏。我的女先生蒼白了臉，可憐，很咳嗽着呢。卡隆的大頭，和靠在卡隆肩下的耐利的金髮頭，都在池座裏看見，再那些，那鴉嘴鼻的卡洛斐已把印刷着受賞者姓名的單紙搜集了許多了。這一定是拿去換什麼的，到明天就可知道。入口的近旁，柴店裏的夫妻都著了新衣領了可萊蹄進來，可萊蹄今天已把那平日的貓皮帽茶色褲等換去，全然打扮得像紳士，我見了不覺爲之喫驚。那著線領襟的華梯尼的面影，曾在廂座中見到，過了一會，就立刻不見了。靠舞臺的欄旁，人羣中坐着那被馬車碾跛了足

的洛佩諦的父親砲兵大尉。

二點一到，樂隊開始奏樂。同時，市長、知事、判事及其他紳士們，都著了黑服，從右邊走上舞臺，坐在正面的紅椅子上。學校中教唱歌的先生，拿了指揮棒立在前面，池座裏的孩子，因了他的信號，一齊起立，一見那第二個信號，就唱起歌來。七百個孩子一齊唱着，真是好歌，大眾都肅靜地聽着。那是靜穆美朗的歌曲，好像教會裏的讚美歌。唱完了一陣拍手，接着又即靜肅。賞品授與就此開始了。我三年級時的那個赤髮敏眼的小身材的先生走到舞臺前面來，預備着把受賞者的姓名朗讀。大眾都焦急地盼望那拿賞狀的十二個少年登場，因為新聞早已把今年由意大利全國的各區選出的事情登載報告過了，所以從市長、紳士們以及一般的觀者都望眼將穿似地注視着舞臺的入口，場內又復靜肅起來。

忽然，十二個少年上了舞臺，一列排立。都在那里微笑。全場三千人同時起立，拍手如雷，十二個少年手足無措地暫時立着。

「請看意大利的氣象！」場中有人這樣叫喊了說。格拉勃利亞少年仍舊著着平常的黑服。和我們同坐在一處的市政所的人，是完全認識這十二個少年的，他一一地說給我的母親聽。十二人之中，有兩三個是紳士打扮，其餘都是工人的兒子，服裝很是輕便。最小的弗羅倫斯的孩子，纏着青色的項

巾少年們通過市長前面，市長一一吻他額上，坐在旁邊的紳士，把他們的生地的名稱告訴市長。每一人通過滿場都拍手。等他們走近綠色的桌子去取賞狀，我的先生就把受賞者的學校名、級名、姓名朗讀起來。受賞者從右面上舞臺去，第一個學生下去的時候，舞臺後面遠遠地發出梵和琳的聲音來。一直到受賞者完全通過才止。那是柔婉平和的音調，聽去好像是女人們低語的聲音。受賞者一個一個通過紳士們的前面，紳士們就把賞狀遞給他們，有的與他們講話，有的或把手加在他們身上去撫摸他們。

每逢極小的孩子，衣服襤襯的孩子，頭髮蓬蓬的孩子，著赤服或是白服的孩子通過的時候，在池座及廂座的小孩都大拍其手。有一個二年級年齡的小學生，上了舞臺，突然手足無措起來，至於迷了方向，不知向哪里才好，滿場見了大笑。又有一個小孩，背上結着桃色的絲帶的，他勉強地爬上了臺，被地氈一絆，就翻倒了，知事於是替他扶起，大家又拍手笑了。還有一個在下來的時候，跌到池座裏，哭了，幸而沒有受傷，各式各樣的孩子都有：有很敏活的，有很老實的，有臉孔紅得像櫻桃的，有見了人就要笑的。他們一下了舞臺，父親或母親都立刻來領了他們去。

輪到我們學校的時候，我真快活得非常。我所認識的學生很多，可萊諦從頭到腳都換了新服裝，露了齒微笑着通過了。有誰知道他今天從早晨起已背了多少捆柴了啊！市長把賞狀授與他時，問他

額上爲何有紅痕？他把原因說明，市長就把手加在肩上。我向池座去看他父母，他們都在掩着口笑呢。接着，代洛西來了。他著着紐扣發光的青服，金髮的頭昂昂地舉着，悠然上去。那種丰采，真是高尙。我恨不得遠遠地把接吻向他吹送過去。紳士們都向他說話，或是握他的手。

其次，先生叫着敘利亞·洛佩蒂。於是大尉的兒子就拄了拐杖上去。許多小孩都會知道前次的災禍的，話聲哄然從四方起來，拍手喝彩之聲，幾乎把全劇場都震動了。男子都起立，女子都拂着手帕，洛佩蒂立在舞臺中央大驚。市長攜他攏去，給他賞品與接吻，取了椅上懸着的二月桂冠，替他繫在拐杖頭上。又攜了他同到他父親——大尉坐着的舞臺的欄旁去，大尉抱過自己的兒子，在滿場像雷這樣的喝彩聲中，給他在自己的身旁坐下。

和婉的梵和琳聲，還繼續奏着。別的學校的學生上場了。有全是小商人的學校。又有全是工人或農人的兒子的學校。全數通過以後，池座中的七百個小孩，又唱有趣的歌，接着是市長演說，其次是判事演說。判事演說到後來，向着小孩們道：

「但是，你們在要離開這里以前，對於爲你們費了非常勞力的人們，應該致謝！有爲你們盡了全心力的，爲你們而生存，爲你們而死亡的許多人哩！這許多人現在那里，你們看！」說時手指着廂座中的先生席。於是在廂座和在池座的學生，都起立了把手伸向先生方面呼喚，先生們也起立了握手或

拂着帽子手帕回答他們。接着，樂隊又奏起樂來。代表意大利各區的十二個少年，出到舞臺的正面，組擺了臂排成一列立着，滿場就起喉管欲裂似的喝彩聲，雨也似的花朵，從少年們的頭上紛紛落下。

爭鬧

二十日

今天我和可萊諦相罵，並不是因為他受了賞品，我嫉妒他，只是我的過失。我坐在他的近旁，正謄寫這次每月例話「洛馬格那的血」——因為「小石匠」病了，我替他在謄寫。——他在我臂膀上碰了一下，墨水流落，把紙弄污了。我恨了罵他，他卻微笑了說：「我不是有意如此的囉。」我是知道他的性質的，照理應該信任他，不與計較纔好，可是他的微笑，實在使我不快，我想：「這傢伙受了賞品，就像煞有介事了哩！」於是，忍不住也在他的臂上撞了一下，把他的習字帖也弄污了。可萊諦漲紅了臉：「你是有意的了！」說着擎起手來。恰巧先生把頭回過來了，他縮住了手：

「我在外面等着你！」我難過了起來，怒氣也消去了。覺得實是自己不好，可萊諦不會故意作那樣的事的，他本是好人。同時記起自己到可萊諦家裏去望他過，把可萊諦在家勞動服伺母親的病的情形，以及他到我家裏來的時候，大家歡迎他，父親看重他的事情，都一一記憶了出來。自己想：我不說那樣的話，不做那樣對不住人的事。多麼好啊！又想到父親平日所教訓我的——「你覺得錯了，就立

「刻謝罪！」的話，可是謝罪總有些不情願，覺得那樣屈辱的事，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把眼睛向可萊諦橫去，見他上衣的肩部已破了，這大概是多背了柴的緣故罷。我見了這個，覺得可萊諦可愛。自己對自己說：「咿呀！謝罪罷！」但是口裏總說不出「對你不起」的話來。可萊諦時時把眼斜過來看我，他那神情，好像不是怒着我，倒似在憐憫着我呢。但是我因為要表示不怕他，也仍用了白眼去回答他。

「我在外面等着你罷！」可萊諦反覆着說。我答說「好的！」忽然，又記出父親所說的「如果人來加害，只要防禦就好了，不要爭鬪！」的話來，自想：「我只是防禦，不是戰鬪。」雖然如此，不知爲了甚麼，心裏總不好過。先生的講說，一些都聽不進耳朵去。終於放課的時間到了，我走到街上，可萊諦在後面跟來。我擎着界尺立住，等可萊諦走近，就把界尺舉起。

「不安利柯啊！」可萊諦說，一壁微笑着用手把界尺撩開，且說：「我們再像從前地大家好罷！」我震慄了立着。忽然覺有人將手加在我的肩上，我被他抱住了。他吻着我說：

「相罵就此算了罷好嗎？」

「算了！算了！」我回答他說。於是兩人很要好地別去。

我到了家裏，把這事告訴了父親，意思要使父親歡喜。不料父親把臉板了起來，說：

「你不是應該先向他謝罪的嗎？這原是你的不是呢！」又說：「對了比自己高尚的朋友——而

我的姊姊

二十四日

且對了軍人的兒子，可以擎起界尺去打的嗎？」說着從我手中奪過界尺去，折爲兩段，向壁投擲了。
 安利柯啊！你自從因與可萊謠的事被父親責罵了以後，向我洩憤，對了我說過非常不堪的話了呢！爲甚麼如此？我那時怎樣地痛心，你恐不知道罷？你在嬰兒的時候，我連和朋友玩耍都不去，終日在搖籃旁陪着你。又如你有病的時候，我總是每夜起來，用手試摸你那火熱的額上。你不知道嗎？安利柯啊！你雖然惡待你姊姊，但是，如果一家萬一遭遇了大不幸的時候，姊姊是代理了母親，像自己兒子樣地來愛護你的！你不知道嗎？將來父親母親去世了以後，和你做最好的朋友來慰藉你的人，除了這姊姊，是再沒有別的了！如果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替你勞動去，替你張羅麵包，替你籌劃學費的。我終身愛你，你如果到了遠方去，我目雖不見，心總遠遠地向着你的罷。啊！安利柯啊！你將來長大了以後，設或遭了不幸，沒有人和你做伙伴的時候，你一定會到我那里來，和我這樣說呢：「姊姊！我們一塊兒住着罷！大家重話那從前快樂時的光景，不好嗎？你還記得母親的事，我們那時家裏的情形，以前幸福地過日的光景？大家把這再來重話罷！」安利柯！你姊姊無論在甚麼時候，總是張開了兩臂等着你來的！安利柯！我以前的叱責你，請你恕我！我也已都忘了你的不好了！你無

論怎樣地使我受苦，有甚麼呢？無論如何，你總是我的弟弟！我只記得你小的時候，我撫抱過你，與你同愛過父親母親，眼看著你漸漸成長，長期間地和你做過伴侶；除此以外，我甚麼都忘了！所以請你在這本子上也寫些親切的話給我，我晚上再到這里來看呢。還有，你所要寫的那「洛馬格那的血」，我已替你代爲鈔清了。你好像已疲勞了哩！請你抽開你那抽屜來看罷！這是乘你睡熟的時候，我熬了一個通夜寫成的。寫些親切的話給我！安利柯！我希望你！

—— 姊姊雪爾維 ——

我沒有在姊姊手上接吻的資格！

—— 安利柯 ——

洛馬格那的血（每月例話）

那夜費魯喬的家裏，特別冷靜。父親經營着雜貨鋪，到市上配貨去了，母親因爲幼兒有眼病，也隨了父親到市裏去請醫生，都非明天不能回來。時候已經夜半，日間幫忙的女傭，早於天黑時回家。屋中只剩了腳有殘疾的老祖母和十三歲的費魯喬。他的家離洛馬格那街沒有多少路，是沿着大路的平屋，附近只有一所空房。那所房子在一個月前遭了火災，還剩着客棧的招牌。費魯喬家的後面，有一小

天井，周圍圍着籬笆，有柴門可以出入。店門是朝大路的，也就是家的出入口。周圍都是寂靜的田野桑林，這里那里地接續着。

夜漸漸深了，天忽下雨，又發起風來。費魯喬和祖母還在廚房裏沒有睡覺。廚房和天井之間，有一小小的堆物間，堆着舊傢具。費魯喬到外遊耍，是到了十一點鐘光景才回來的。祖母耽着憂不睡，等他回來，只是在大安樂椅上釘着似地坐着。他祖母常是這樣過日的，有時晚上竟這樣坐到天明，因為她呼吸促迫，睡不倒的緣故。

雨不絕地下着，風把雨點吹打窗門，夜色暗得沒一些光。費魯喬疲勞極了回來，身上滿沾了泥，並且衣服破碎了好幾處，額上負着傷痕。這是他就朋友投石打架了的緣故。他今夜又像平日樣的和人喧鬧過，並且因了賭博把錢輸完，連帽子都落在溝裏了。

廚房裏只有一盞小小的油燈，點在那安樂椅的角隅上，祖母在燈光中看見她孩子狼狽的光景，雖已大略地推測到八九分，卻仍訊問他，使他供出所做的惡行來。

祖母是用了全心愛着孫子的。等明白了一切情形，就不覺哭泣起來。過了一會：

「啊！你全不念着你祖母呢！沒有良心的孫子啊！乘了你父母不在，就這樣地使祖母受氣！你把我冷落了一天了！全然不顧着我嗎？留心啊！費魯喬！你已走着壞路了！如果這樣下去，立刻要受苦呢！在孩

子的時候做了像你樣的事，大來變成惡漢的。我所知道的很多。你現在終日在外遊蕩，和別的孩子打架、花錢，至於用石或刀相鬪，恐怕結果將由賭棍變成可怕的——盜賊呢！」

費魯喬遠遠地靠在櫈旁立了聽着，下頤觸牢了胸，雙眉皺聚，似乎打架的怒氣還未消除。那栗色的美髮覆蓋了額角，青碧的眼垂着不動。

「由賭棍變成盜賊呢！」祖母啜泣了反覆着說。「稍微想想罷！費魯喬啊！但看那無賴漢維多·莫左尼罷！那傢伙現在在街上浮蕩着，年紀不過二十四歲，已進了兩次的監牢，他母親終於爲他憂悶死了，那母親是我向來認識的。父親憤極了也逃到瑞士去了。像你的父親，即使看見了他也恥和他談話的。你試想想那惡漢罷，那傢伙現在和其黨徒在附近狂蕩，將來總是保不牢頭顱的啊！我從他小兒的時候就知道他，他那時也和你一樣的。你去自想罷！你要使你父親母親也受那樣的苦嗎？」

費魯喬坦然地聽着，毫不懊悔覺悟。他的所爲，原是出於一時的血氣，並無惡意的。他父親有許多時候也太寬縱了他，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有優良的心情，有時候竟會做出很好的行爲，所以故意大眼看着，等他自悟。這孩子的性質原不惡，不過很剛硬，就是在心裏悔悟了的時候，要想他說「如果我錯了，下次就不如此，請原恕了我！」這樣的話來謝罪，也是非常煩難的。有時心裏雖充滿了柔情，但他的倨傲心總不使他把這表示出來。

「費魯喬！」祖母見孫子默不作聲，於是繼續着說：「你連一句認錯的話都沒有嗎？我已患了很苦的病了，不要再這樣使我受苦啊！我是你母親的母親！不要再把這已經命在旦夕的我，這樣惡待啊！我會怎樣地愛過你啊！你小的時候，我會每夜起來不睡了替你推搖那搖牀，因為要使你歡喜，我會爲你減下食物，——你或者不知道，我是常說『這孩子是我將來所靠賴的』呢。現在你居然要逼殺我了！就是要殺我，也不要緊，橫豎我已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但願你給我變成好孩子就好！但願你變成柔順的孩子，像我帶了你到寺裏去的時候的樣子。你還記得嗎？費魯喬！那時你會把小石呀、草呀，塞滿在我懷裏呢，我等你睡熟，就抱了你回來的。那時，你很愛我哩！我雖然已身體不好，仍總想你愛我，我除了你以外，在世界中別無可靠的人了！我已一脚踏入墳墓裏了！啊！天啊！」

費魯喬心中充滿了悲哀，正想把身子投到祖母的懷裏去，忽然朝着天井的間壁的室中，有輕微的軋軋的聲音；聽不出是風打窗門呢，還是甚麼。

費魯喬側了頭注意去聽。
雨正如注地下着。

軋軋的聲音又來了，連祖母也聽到了。
「那是甚麼？」祖母過了一會很耽心地問。

「是雨。」費魯喬說。

老人拭了眼淚：

「那末！費魯喬！以後要規規矩矩，不要再使祖母流淚啊！」

那聲音又來了，老人潔白了臉說：

「這不是雨聲呢！你去看來！」既而又牽住了孫子的手，說：「你留在這里。」

兩人屏息不出聲，耳中只聽見雨聲。

鄰室中好像有人的腳音，兩人不覺慄然震抖。

「誰？」費魯喬勉強把呼吸恢復了怒叫。

沒有回答。

「誰？」又震慄着問。

話猶未完，兩人不覺驚叫，因為有兩個男子突然跳進室中來了。一個捉住了費魯喬，把手當住他的口，別的一個格住了老婦人的喉嚨。

「一出聲，就沒有命哩！」第一個說。

「不許聲張！」別一個說了舉着短刀。

兩個都黑布罩着臉只露出眼睛。室中除了四人的粗急的呼吸音和雨聲以外，一時甚麼聲音都沒有。老婦人喉頭格格作響，眼珠幾乎要爆裂出來。

那捉住着費魯喬的一個，把口附了費魯喬的耳說。

「你老子把錢擺在那裡？」費魯喬震抖着牙齒，用了線也似的聲音答說：

「那里的——櫥中。」

「隨了我來！」那男子說着把他的喉間緊緊抑住，拉了同到堆物間裏去。地板上擺着昏暗的玻璃燈。

「櫥在甚麼地方？」那男子催問。

費魯喬喘着氣指示櫥的所在。

那男子恐費魯喬逃走，將他推倒在地，用兩腿夾住他的頭，如果他一出聲，就可用兩腿把他的喉頭夾緊。口上銜了短刀，一手提了燈，一手從袋中取出釘子樣的東西來塞入鎖孔中迴旋，鎖壞了，櫥門也開了，於是急急地在內翻來倒去地到處搜索，將錢塞在懷裏。一時會把門關好了的，忽而又開了重新搜索一遍，然後仍捉住了費魯喬的喉頭，回到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的地方來。老婦人正仰了面掙

動身子，嘴張開着。

「得了嗎？」別一個低聲問。

「得了。」第一個回答。「留心進來的地方！」又接着說。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跑到天井門口去看，知道了沒有人在那里，就低聲地說：「來！」

那捉住費魯喬的男子，留在後面，把短刀擎到兩人面前。

「敢響一聲嗎？當心我回來割斷你們的喉管！」說着又怒目地釘視了兩人一會。

這時聽見街上大批行人的歌聲。

那強盜把頭回顧門口去，那面幕就在這瞬間落下了。

「莫左尼啊！」老婦人叫。

「該死的東西！給我死了！」強盜因為被看出了，怒吼了說，且擎起短刀撲近前去。老婦人立時嚇倒了，費魯喬見這光景，悲叫起來，一壁跳上前去用自己的身體覆在祖母身上。強盜在桌子上碰了一下逃走了，燈被碰翻，也就熄滅了。

費魯喬慢慢地從祖母的身上溜了下來，跪倒在地上，兩隻手抱住祖母的身體，頭觸在祖母的懷裏。

過了好一會周圍黑暗農夫的歌聲緩緩地向田野間消去。

「費魯喬！」老婦人恢復了神志，用了幾乎聽不清的低音叫，牙齒軋軋地震抖着。

「祖母！」費魯喬答叫。

祖母原想說話，被恐怖把口噤住了。身上只是劇烈的震慄，不作聲了好一會。既而問：

「那傢伙們已去了罷？」

「是的。」

「沒有將我殺死呢！」祖母氣促着低聲說。

「是的，祖母是平安的！」費魯喬低弱了聲音說。「平安的，祖母！那傢伙們把錢拿了去了，但是父親把那大注的錢帶在身邊哩！」

祖母深深地呼吸着。

「祖母！」費魯喬仍跪了抱緊着祖母說。「祖母！你愛我嗎？」

「啊！費魯喬愛你的啊！」說着把手放在孫子頭上。「啊！怎樣地受了驚了啊！——仁慈的上帝！」

你把燈點着罷，咿喨，還是暗的好！不知爲了甚麼，還很怕人呢！」

「祖母！我時常使你傷心呢！」

「那里！費魯喬不要再說起那樣的話！我已早不記得了，甚麼都忘了，我只是仍舊愛你。」

「我時常使你傷心。但是我是愛着祖母的。饒恕了我——饒恕了我，祖母！」費魯喬勉強困難地這樣說。

「當然饒恕你的，歡歡喜喜地饒恕你呢。有不饒恕你的嗎？快起來！我不再罵你了。你是好孩子，好孩子！啊！點了燈！已不怕了。啊！起來！費魯喬！」

「祖母！謝謝你！」孩子的聲音越低了。「我已經——很快活，祖母！你是不會忘記我的罷！無論到了甚麼時候，仍會記得我費魯喬的罷！」

「啊！費魯喬！」老婦人慌了，撫着孫子的肩頭，眼睛幾乎要釘穿臉面似地注視着他叫說。

「請不要忘了我！望望母親，還有父親，還有小寶寶！再會祖母！」那聲音已細得像絲了。

「什麼呀？你怎樣了！」老婦人震驚着撫摸伏在自己膝上的孫子的頭，一壁叫着。既而絞出她所能發的聲音：

「費魯喬呀！費魯喬呀！費魯喬呀！啊呀！啊呀！」

可是，費魯喬已甚麼都不回答了。這小英雄代替了他祖母的生命，從背上被短刀刺穿，那壯美的靈魂，已回到天國裏去了。 · · ·

病牀中的「小石匠」

二十八日

可憐，「小石匠」患了大病了！先生叫我們去訪問，我就同卡隆、代洛西三人同往。斯帶地原也要去的，因為先生叫他做卡華伯紀念碑記，他說要實地去看了那紀念碑來精密地做，所以就不去了。我們試約那高慢的諾琵斯，他只回答了一個「不」字，其餘甚麼話都沒有。華梯尼也謝絕不去。他們大概是恐怕被石灰沾污了衣服罷。

四點鐘一放課，我們就去。雨像麻似地降着。卡隆在街上忽然立住，嘴裏滿滿嚼着麵包說：「買些甚麼給他罷。」一壁去摸那衣袋裏的銅幣。我們也各湊了兩個銅幣上去，買了三個大大的橘子。我們上那屋頂閣去。代洛西到了入口，把胸間的賞牌取下，放入袋裏。

「爲甚麼？」我問。

「我自己也不知道，總覺得還是不掛的好，」他回答。

我們一叩門，那巨人樣的高大的父親就把門開了，他臉孔歪着，見了都可怕。

「哪幾位？」他問。

「我們是安托尼阿的同學。送三個橘子給他的。」卡隆答說。

「啊可憐安托尼阿是恐防不能再喫這橘子了呢！」石匠搖着頭，大聲叫說，且用手背去揩拭眼睛。他引導我們入室，「小石匠」臥在小小的鐵牀裏，母親俯伏在牀上，手遮着臉，也不來向我們看。牀的一隅，掛有板刷、烙饅和篩子等類的東西，病人腳部，蓋着那白白地惹滿了石灰跡的石匠的上衣。那小孩瘦瘠而白，鼻頭尖尖地，呼吸是很短促。啊安托尼阿！我的小朋友！你原是那樣親切快活的人呢！我好難過啊！只要你再能作一會兒臉給我看，我甚麼都情願！安托尼阿！卡隆把橘子給他放在枕旁，使他可以看見。橘子的芳香把他的眼薰醒了。他一時會去抓那橘子，不久又放開。於是頻頻地向卡隆看。

「是我呢，是卡隆呢！你認識嗎？」卡隆說。病人略現微笑，勉強地從牀裏拿出手來，伸向卡隆。卡隆用兩手去握了過來，貼到自己的頰上：

「不要怕！不要怕！你就會好起來，就可仍到學校裏去了。那時請先生將你坐在我的旁邊，好嗎？」可是，「小石匠」沒有回答，於是母親叫哭起來：

「別說！」那石匠父親大聲地叱止。「別說！我聽了心都碎了！」又很焦愁地向着我們。了！」

「請回去！哥兒們！謝謝你們！請回去罷！就是給我們陪着他也沒有甚麼方法可想的。謝謝！請回去！」

罷」這樣說。那小孩又把眼閉了，看去好像已死在那樣的樣子。

「有甚麼可幫忙的事情嗎？」卡隆問。

「沒有，哥兒！多謝你！」石匠說着將我們推出廊下，關了門。我們下了一半的樓梯，忽又聽見後面叫着「卡隆！卡隆！」的聲音。

我們三人再急回上樓梯去，見石匠已改變了臉色叫着說：

「卡隆，安托尼阿叫着你的名字呢！已經兩天不開口了，這會倒叫你的名字兩次。想和你會會哩！」快來啊！但願就從此好起來！天啊！」

「那末，再會！我暫時留着呢。」卡隆向我們說着和石匠大家進去。代洛西眼中滿了眼淚。

「你在哭嗎？他已會說話了哩，會好的罷。」我說。

「我也是這樣想呢。但我方才並不想這個，我只是想着卡隆。我想卡隆爲人是多麼好，他的精神是多麼高尚啊！」

卡華伯爵

二十九日

你要作「卡華伯紀念碑記」，卡華伯是怎樣的一個人，恐你還未詳細知道罷。你現在所知道

的，恐只是伯爵幾年前做辟蒙脫總理大臣的事罷。將辟蒙脫的軍隊派到克里米亞，使在諾淮拉敗北殘創的我國軍隊重膺光榮的是他。把十五萬人的法軍從亞爾帕斯山退下，從隆巴爾地將奧軍擊退的也是他。當我國革命的危期中，整治意大利的也是他。給與我意大利以統一的神聖的計畫的也是他。他有優美的心，不撓的忍耐和過人的勤勉。在戰場中遭遇危難的將軍原是很多，但他卻是身在廟堂而受戰場以上的危險的。這因爲他所建設的事業，像脆弱的家屋爲地震所倒的樣子，何時破壞是不可測的緣故。他晝夜在奮鬥苦悶中過活，因此頭腦也混亂了，心也碎了。他的縮短生命二十年，全是他事業巨大的緣故。可是，他雖冒了致死的熱度，還想爲國做些甚麼事情，在狂也似的他的願望中充滿着喜悅。聽說，他到了臨終，還悲哀地說：

「真奇怪！我竟看不出文字了！」

及熱度漸漸增高，他還是想着國事，命令似地這樣說：

「給我快好！我心中已昏暗起來了！要處理重大的事情，非有氣力不可的。」及危篤的消息傳出，全市爲之悲懼，國王親自臨牀往省，我對了國王耽心地說：

「我有許多的話要陳訴呢，陛下！只是可惜已不大能說話了！」

他那因熱興奮了的心緒，不絕地，向着政府，向着新被合併的意大利諸州，向着將來未解決的

若干問題奔騰。等到了說昏話的時候，還是在繼續的呼吸中這樣叫着。

「教育兒童啊！教育青年啊！——以自由治國啊！」

昏話愈說愈多了，死神已把翼張在他上面了，他又用了燃燒着似的言語，替平生不睦的格里波底將軍祈禱，口中念着還未得自由的威尼斯呀、羅馬呀等的地名。他對於意大利和將來的歐洲，抱着廣大的預想，一心恐防被外國侵害，向人詢問軍隊又指揮官的所在地。他到臨終還這樣地替我國國民耽着憂心呢。他對於自己的死，並不覺得甚麼，和國別離，是他所難堪的悲哀。而這國呢，又是非有待於他的盡力不可的。

他在戰鬪中死了！他的死和他的生是同樣偉大的！

略微想想罷！安利柯！我們的責任有多少啊！在這以世界爲懷的他的努力，不斷的憂慮，劇烈的痛苦之前，我們的勞苦——甚至於死，都是毫不足數的東西了罷。所以，不要忘記走過那大理石像前面的時候，應該向了那石像，從心中贊美了叫「偉大啊！」的。

——父親——

第七卷 四月

春

一 日

今天四月一日了！像今天這樣的好時節，一年中沒有多少，不過三個月罷了。可萊諦後天要和父親去迎接國王，叫我也去，這是我所喜歡的。可萊諦的父親，聽說是和國王相識的哩。又就在那一天，母親說要領我到幼兒院去，這也是我所喜歡的。並且，「小石匠」病已好了許多了。還有，昨晚先生走過我家門口，聽見他和父親這樣說：「他功課很好，他功課很好。」

再加，今天是個很爽快溫暖的春日，從學校窗口看見青的天，含蕊的樹木，和家家滿開的窗檻上擺着的新綠的盆花等。先生雖是一個向來沒有笑容的人，可是今天也很高興，額上的皺紋，幾乎已經看不出了，他就黑板上說明算術的時候，還帶講着笑話呢。一吸着窗外來的新鮮空氣，就聞得出泥土和木葉的氣息，好像身已在鄉間了。先生當然也快活的。

以及兵營裏的喇叭聲。連斯帶地也高興了。忽然間，鐵匠打得更響亮，婦人也更大聲地唱了起來。於是先生也把授課停止了，側了耳看着窗外，靜靜地說：

「天晴着，母親歌着，正直的男子勞動着，孩子們學習着——好一幅美麗的圖畫啊！」

散了課走到外面，大家都覺得很愉快。一列排了把腳重重地敲着地面走，好像從此有三四日假期似的，齊唱着歌兒。女先生們也很高興，像戴赤羽的先生，跟在小孩後面，幾乎自己也像是個小孩了。學生的父母，都彼此互相談笑，克洛西的母親，在野菜籃中滿裝着堇花，校門口因之充滿了香氣。一到街上，母親依舊在候我了，我歡喜得不得了，跑近攏去，說：

「啊！好快活！我爲甚麼這樣快活啊！」

「這因爲時節既好，而且心裏沒有虧心事的緣故囉！」母親說。

溫 培 爾 脫 王

三 日

十點鐘的時候，父親見柴店裏的父子已在四角路口等我了。和我說：

「他們已經來了。安利柯快迎接國王去！」我飛奔過去。可萊諦父子比往日更高興，我從沒有見過他們父子的相肖，像今天的。那父親在上衣上掛着兩個紀念章和一個勳章，鬚捲得整整地，鬚的兩

端尖得同針一樣。

國王定十點半到，我們就到車站去。可萊諦的父親，吸着煙，搓着手說：

「我從那六十六年的戰爭以後，還未曾遇見陛下過呢！已經十五年又六個月了。他先三年在法蘭西，其次是在蒙脫維，然後回到意大利來這裏面，我運氣不好，他每次駕臨市內，我都沒有在這里。」

他把溫培爾脫王當作朋友稱呼，叫他「溫培爾脫君」的。說甚麼：

「溫培爾脫君是十六師師長。溫培爾脫君那時不過二十二歲光景。溫培爾脫君總是這樣地騎着馬的。」

「十五年了呢！」柴店主人跨着步揚了聲說。「我誠心想再見見他。自從他做親王的時候，見過了他一直到現在。今番見他，他已是做了國王了。而且我也變過了，由軍人變爲柴店主人了。」說了自笑。

「國王看見了，還認識父親嗎？」兒子問。

「你太不知道了！那是未必的。溫培爾脫君只是一個人呢，這里不是像螞蟻樣地大家擠着嗎？並且他也不能一定一個一個地來看見我們罷。」父親笑了說。

車站附近的街路上已是人山人海，一隊的兵士吹着喇叭通過。騎馬警察二人驅馬前行。天晴着，

光明充滿了大地。

可萊諦的父親興高彩烈地：

「真快樂啊！又看見師長了！啊我也老了哩！記得那年六月二十四日——好像是昨天的事：那時我負了革囊捐了槍走着，差不多已快上了戰線了。溫培爾脫君率領了部下將校這里那里地行走，大礮的音聲，已經遠遠地起來，大家見了都說：『但願彈子不要中着殿下。』我在敵兵槍前和溫培爾脫君竟那樣地接近，是萬料不到的。兩人之間，相隔不過四步的距離呢。那天天晴，天空像鏡一樣，但是很熱！——喂！讓我們進去看罷。」

我們已到了車站了。那里已充滿了羣衆——馬車、警察、騎兵及立着旗幟的團體。軍樂隊已奏着樂曲。可萊諦的父親用了兩腕將塞滿在入口的羣衆分開，讓我們安全通過，羣衆波動着都在我們後面跟來。可萊諦的父親眼向着有警察攔在那里的地方：

「跟我來！」說着拉了我們的手前進，把背靠了壁立着。警察就走過來，說：

「不得立在這里！」

「我可以。」警察眼瞟着勳章說。

「你們看，『四十九聯隊中四大隊』的一句話，有着不可思議的力量哩！他原是我的隊長，看得近些不也可以的嗎？在那時曾很近地看他的，今日也走近看去了，正好呢！」

這時待車室內外羣集着紳士和將校，站門口一列地排停着馬車和穿紅服的馬夫。

可萊諦問他父親溫培爾脫親王在軍隊中曾否拿劍。父親說：

「當然囉，劍是一刻不離手的。槍從右邊左邊刺來，要靠劍去撥開的哩。那是真可怕，彈子像雨神發怒似的落下，又像旋風樣地在密集隊中或大礮間各處襲來，一碰着人就翻倒的，甚麼騎兵呀、槍兵呀、步兵呀、射擊兵呀，統統混雜在一處，全像百鬼夜行，甚麼都辨不清楚。這時聽見有叫『殿下！殿下！』的聲音，原來敵已排齊了槍刺近來了。我們一齊開槍，煙氣就立刻像雲似地四起，把周圍包住。稍息，煙散了，大地上滿橫着死傷的兵士和馬。我回頭去看，見隊的中央溫培爾脫君騎了馬悠然地四處查察，鄭重地說：『弟兄中有被害的嗎？』我們都興奮如狂，在他面前齊喊『萬歲。』啊！那種光景，真是少有的！——呀！火車到了！」

樂隊開始奏樂了，將校都向前擁進，羣衆翹起腳跟來。一個警察說：

「要停一會才下車呢，因為現在有人在那里拜謁。」

老可萊諦焦急得幾乎出神：

「啊追想起来，他那時的沈靜的風貌，到現在還是如在眼前。不用說，他在有地震、霍亂疫的時候，總也是鎮靜着的。可是我所屢次想到的，卻是那時他的沈靜的風貌。他雖做了國王，大概總還不忘四十九聯隊的四大隊的，把舊時的部下集了攏來，大家行一次會餐，他必是很歡喜的罷。他現在雖然有將軍、紳士、大臣等伴侍，那時是他除了我們做兵士的以外，甚麼人都沒有見的。想和他談談哩，稍許談談也好！二十二歲的將軍！我們用了槍劍保護過的親王！我們的溫培爾脫君！從那年以後，有十五年不見了！——啊！那軍樂的聲音把我的血都震得要沸騰了！」

歡呼的聲音自四方起來，數千的帽子高高舉起了。着黑服的四紳士乘入最前列的馬車。

「就是那一個！」老可萊諦叫說，他好像失了神也似地立着。過了一會，才徐徐地重新開口說：「呀！頭髮白了！」

我們三人除了帽子，馬車徐徐地在羣衆的歡呼聲中前進。我看那柴店主人時，全然好像是換了一個人了，他身體伸得長長地，臉色凝重而帶蒼白，柱子似地直立着。馬車行近我們，到了離那柱子一步的距離了。

「萬歲！」羣衆歡呼。

「萬歲！」柴店主人在羣衆歡呼以後，獨自叫喊。國王向他看，眼睛在他那三個勳章上注視了一

會。柴店主人忘了一切！

「四十九聯隊的四大隊！」這樣叫。

國王原已向了別處了的，重新回向我們，注視着老可萊諦，從馬車裏伸出手來。

老可萊諦飛跑過去，緊握國王的手。馬車過去了，羣衆擁擠攏來，把我們擠散，那老可萊諦一時不見。可是這真不過是剎那間的事，稍過了一會，又看見他了。他喘着氣，眼睛紅潤潤地，舉起手，在喊他兒子。兒子就跑近他去。

「快趁我手還熱着的時候！」他說着將手按在兒子臉上：「是國王握過了我的呢！」

他夢也似地茫然目送那已走遠了的馬車，立在對他驚異向他瞪視的羣衆中。羣衆中紛紛在說：「這人是曾隸屬於四十九聯隊的四大隊的。」「他是軍人，和國王認識的。」國王還不忘記他呢。」「所以向他伸出手來的。」最後有一人高聲地說：「他把不知甚麼的請願書向國王提出了哩。」

「不！」老可萊諦不覺回頭來說：「我並不提出甚麼請願書，國王有用得到我的時候，無論何時，我另外預備着可以貢獻的東西哩！」

大家都張了眼看他。

「那就是這熱血啊！」他簡直地說。

幼兒院

四日

卷七

昨日朝餐後，母親依約帶了我到幼兒院去，這是因爲要把潑來可西的妹子向院長囑託的緣故。我還未曾到過幼兒院，那情形真是有趣。小孩共約二百人，男女都有。都是很小很小的孩子。和他們相比，就是國民小學的學生，也成了大人了。

我們去的時候，小孩們正排成了二列進食堂去。食堂裏擺着兩列長桌，桌上鏤有許多小孔，孔上放着盛了飯和豆的黑色小盤。錫製的瓢，擺在旁邊。他們進去的時候，有忙亂了弄不清方向的，先生們過去領帶他們。其中有的走到一個位置旁，就以爲是自己的坐位，停住了就用瓢去取食物。先生走來說「再過去！」走了四步五步，又去取食一瓢。先生再來叫他走上去，等真到了自己的坐位時，已喫了半個人的食料了。先生們用盡了力，整頓他們，開始祈禱。祈禱的時候，頭不許對着食物的，他們心爲食物所繫，總常拉轉項頸來看後面，大家合着手，眼向着屋頂，心不在焉地述畢祈禱的話，才開始就食。啊！那種可愛的光景，真是少有！有拿了兩個瓢喫的，有用手喫的，將豆一粒一粒地裝入袋裏去的也有許多，多用小圍裙將豆包了捏得漿糊樣的也有，有的看着蒼蠅飛，有的因爲旁邊的咳起來把食物噴散桌上，竟一口不喫。室中光景好像養着雞鳥的園庭，真是可愛。小小的孩子，都用了紅和綠或青的絲帶結

着髮，排成二列坐着，真好看哩！一位先生向着一列坐着的八個小孩問：「米是從那里來的？」八人一壁嚼着食物，一壁齊了聲說：「從水裏來的。」向他們說「舉手！」那許多小小的白手一齊飛上，閃閃地好像白蝴蝶。

這以後，是出去休息。在走出食堂以前，大家照例各取掛在壁間的小食盒。一等走出食堂，就四方散開，各從盒中把麵包呀、牛油小塊呀、煮熟的蛋呀、小蘋果呀、熟豌豆呀或是雞肉呀取出。一霎時，庭間到處都是麵包屑，全然像餽餌給小鳥時的光景。他們有種種可笑的喫法：有的像兔、貓或鼠樣地嚼嘗或吸呷，有的把飯塗抹在胸間，有的用小拳把牛油捏糊了，像乳汁似滴到袖裏去，自己仍不覺得。還有許多小孩們，把那銜着蘋果或麵包的小孩，像狗樣地環趕着。又有三個小孩用草莖在蛋中挖掘，說要發掘寶貝哩。後來把蛋的一半傾在地上，再一粒粒地拾起，好像是在拾珍珠的樣子。小孩之中，只要有十多個人，共在唧唧噥噥地說得不休，有的要他抹些在自己的麵包上，也有只求用指去嘗一點的。

母親走到庭裏，一個個地去撫摸他們。於是大家就圍集在母親身旁，要求接吻，都像望三層樓似地把頭仰了，口中呀呀作聲，情形似在索乳。有想將已喫過的橘子送與母親的，有剝了小麵包的皮給母親的。一個女孩拿了一片樹葉來，另外還有一個很鄭重地把食指伸到母親前面，看時，原來那指上

有着小得不十分看得出的疤，據說是昨晚在燭上燙傷了的。又有拿了小蟲呀、破的軟木塞子呀、襯衫的紐扣呀、小花呀等類的東西，很鄭重地來給母親看的。一個頭上縛着綁帶的小孩，說有話對母親說，不知說了些甚麼。還有一個請母親伏倒頭去，把口附着母親的耳朵，輕輕地說「我的父親是做刷帚的哩。」

事件這里那里地發生，先生們走來走去照料他們。有因解不散手帕的結子哭着的，有兩人因了奪半個蘋果相鬧的，有因和椅子一處翻倒了爬不起來哭着的。

將回來的時候，母親把他們裏面的三四個人，各去抱了一會。於是大家就從四面集來，臉上滿塗了蛋黃或是橘子汁，圍着求抱。一個拉牢了母親的手，一個拉牢了母親的指頭，說要看指上的戒指。還有來扳錶練的，拉頭髮的。

「當心被他們弄破衣服！」先生和母親說。

可是，母親毫不管衣服的損壞，將他們拉近了與以接吻。他們越集攏來了，在身旁的張了手想爬上身去，在遠一點的掙扎着要擠近來並且齊了聲叫說：

「再會！再會！」

終於，母親逃出了庭間了。小孩們追到欄柵旁，臉當住了柵縫，把小手伸出，紛紛地遞出麵包呀、蘋

果片呀、牛油塊呀等東西來。一齊叫說：

「再會，再會！明天再來，再請過來！」

母親又去摸他們花朵似的小手，到走出街上的時候，身上已染滿了麵包粉及許多油跡，衣服也皺得不成樣子了。她手裏握滿了花，眼睛溼着淚光，仍好像很快活的。耳中遠遠地還聽見鳥叫似的聲音：

「再會，再會！再請過來！夫人！」

體 操

五 日

連日都是好天氣，我們把室內體操停止，在校庭中行器械體操。

昨天，卡隆到校長室裏去的時候，耐利的母親——那個着黑衣服的白色的婦人——也在那裏。要想請求免除耐利的器械體操。她好像很難開口的樣子，撫着兒子的頭說：

「因為這孩子是不能做那樣的事的。」

可是，耐利卻似乎以不加入器械體操為可恥的，不肯承認這話。他說：

「母親不要緊，我能夠的。」

母親憫然地默視着兒子，過了一會，躊躇地說：「恐怕別人……」未全說出，就中途止住了。大概她是想說「恐怕別人嘲弄你，很不放心！」的。

耐利把這話頭攔住，說：

「他們是沒有甚麼的，——並且有卡隆在一處呢！只要有卡隆在，誰都不會笑我的。」

到底耐利加入器械體操了。那個曾居過格里波底將軍部下頸上有傷痕的先生，領了我們到那有垂直柱的地方去。今天要攀到柱的頂上，在頂上的平臺上直立。代洛西與可萊蒂都猿也似地上去了。濱來可西也敏捷地登上，他那到膝的長上衣，有時有些障礙，但他卻毫不爲意，竟上去了。大家都要想笑他，他只把他那平日的口頭禪「對不住，對不住！」反覆地說。斯帶地上去的時候，臉紅得像火雞，嘴咬緊得像狂犬，一口氣登上。諾琵斯立在平臺上，像帝王似地驕傲顧盼着。華梯尼着了新製的有水色條紋的運動服，可是中途卻溜落了兩次。

爲要想攀登容易些，大家手裏都擦着樹膠。把這預備了來賣的，不用說是那商人卡洛斐了。他把樹膠弄成了粉，裝入紙袋，每袋賣一銅圓，賺得許多錢。

輪到卡隆了。他行所無事地一壁口裏嚼着饅頭，一壁輕捷地攀登。我想，他即使再帶了一個人，也可以上去的。他真有着像小牛的力呢。

卡隆的後面就是耐利。當他用了那瘦削的手臂去抱住垂直柱時，有許多人笑了起來。這時卡隆把那粗壯的手叉在胸前，向着笑的人釘視，其勢汹汹地好像在說：「當心擲倒了你！」這才大家都止了笑。耐利開始上去，他幾乎拚了命，顏色發紫了，呼吸迫促了，汗雨也似地從額上流下。先生說：「下來罷。」可是，他仍不下退，無論如何，總想掙扎上去。我很替他危險，怕他中途墜落。啊！如果我變了耐利樣的人，怎樣呢？這光景如果被母親看見了，心裏將怎樣啊！一想到此，愈覺得耐利可憐，恨不得從下面去推了幫助他。

「上來！上來！耐利用力！只一步了！用力！」卡隆與代洛西、可萊蒂齊了聲喊。耐利吁吁地喘着，用盡了力，爬到離平臺二尺光景的地方。

「好！再一步用力！」大家叫說。耐利已攀住平臺了，大家都拍手。先生說：「爬上了！好！已可以了。下來罷。」

可是耐利想和別人一樣地到平臺上去。又掙扎了一會，才用手臂靠住了平臺，以後就很容易地移上膝頭，又伸上了腳，結果居然在平臺上直立了，喘着，微笑着，俯視我們。

我們又拍起手來。耐利向街上看，我也向那方向回過頭去，忽然驛間見他母親正俯了頭不敢仰視哩。母親把頭擡起來了，耐利也下來了，我們大喝彩。耐利臉紅如桃，眼睛閃爍發光，他似乎已不像從

聲回答說：

「做得很好呢！同我們一樣地上去了！——耐利很能幹哩！——很勇哩！——一些都不比別人差。」

這時他母親的快活，真是了不得。她想說甚麼道謝的話，可是嘴裏說不出來。和其中三四人握手，又親睦地將手在卡隆肩頭撫了一會，就領了兒子去了。我們目送他們母子二人很快樂地談着回去。

父 親 的 先 生

十 三 日

昨天父親帶我去旅行，真快樂啊！那是這樣的一回事：

前天晚餐時，父親正看着新聞，忽然喫驚似地說：

「喲呀！我纔以爲在二十年前早已死去了的我國民小學一年級的克洛賽先生還活着，今年八十四歲了哩！他做了六十年教員，教育部大臣現在給予勳章。六一十一一年呢！你想並且據說兩

年前還在學校教書的。啊可憐的克洛賽蒂先生！他現住在從這里乘火車去一小時可到的孔特甫地方。安利柯明天大家去拜望他罷。

當夜，父親只說那位先生的事。——因為看見舊時先生的名字，把各種小兒時代的事，從前的朋友，死去了的祖母，都也記憶了起來。父親說：

「克洛賽蒂先生！先生教我的時候，正四十歲，先生的狀貌至今還記憶着。是個身材矮小，腰向前稍屈，眼睛炯炯有光，把鬚修剃得很光的先生。他雖是嚴格的人，卻是很好的先生。將我們愛如子弟，常能饒恕我們的過失。他原是農人家的兒子，因為自己用功遂做了教員的。真是上等的人哩！我母親很佩服他，父親也會和他要好得和朋友一樣。他不知爲甚麼住到這近處來的？現在即使見了面，恐怕也不認識了，但是不要緊，我是認識他的，已經四十四年不曾相見了，四十四年了哩！安利柯明天去罷！」

昨天早晨九點鐘，我們坐了火車去。原想叫卡隆同去，他因爲母親病了，終於不能同去。天氣很好，原野一片綠色，雜花滿樹，火車經過，空氣也噴噴地發香。父親很愉快地望着窗外，一壁用手勾在我的頸上，像和朋友談話似地和我說：

「啊！克洛賽蒂先生！除了我父親以外，先生是最初愛我和爲我操心的人了。先生對於我的種種教訓，我現在還記着。因做了不好的行爲被先生叱罵了，悲哀地回來的光景，也還記得。先生的手，是很

粗大的，那時先生的神情，都像在我眼前哩！他平常總是靜靜地進了教室，把杖放在屋角，把外套掛在衣鉤上，無論那天，態度都是一樣，總是很真誠很熱心，甚麼事情都用了全副精神，從開學那天起，一直這樣。我現在的耳朵裏，還像有先生的話聲：『勃諦尼啊！勃諦尼啊！要把食指和中指這樣地握住筆幹的啊！』已經四十四年了，先生怕也已和前不同了罷。』

等到了孔特甫，我們去探聽先生的住所，立刻就探聽明白了。原來那里是誰都認識先生的。

我們出了街市，折過那籬間有花的小路去。

父親默然地似乎在沈思往事，時時微笑了搖着頭。

突然，父親立住了說：『這就是他！一定是他！』一看小路的那邊來了一個帶大麥稈帽的白髮老人！正倚了杖下坂。腳似乎有點蹣跚，手在那里顫抖。

『果然是他！』父親反覆說了急步前去，到了老人面前，老人也立住了向父親注視。老人面上還有紅彩，眼中露着光輝。父親脫了帽子：

『你就是平善左·克洛賽先生嗎？』

老人也把帽子去了：

『是的。』用了顫動而粗大的聲音答說。

丘林專來拜望的。」

老人驚異地注視着父親：

「那是難爲你！我不知道，你是哪時候的學生？對不起！你名字是——」

父親把亞爾培脫·勃諦尼的姓名和曾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的學校說明了，以後，又說：「難怪先生記不起來，但是，我是總記得先生的。」

老人垂了頭沈思了一會，把父親的名字念了三四遍，父親只是微笑地向先生看。忽而，老人擡起頭來，眼睛張得大大地，徐徐地說：

「亞爾培脫·勃諦尼君的兒子？曾經住在配寨·代拉·孔沙拉泰的是嗎？」

「是的。」父親答說着伸出手去。

「原來這樣！那是真對不起！」老人說了跨步過來抱住父親，那白髮正垂在父親的髮上。父親把自己的頰貼住了先生的頸。

「請跟我到這邊來！」老人說着移步向自己住所走去。不久，我們走到小屋前面的一個花園裏。

老人開了自己的室門，引導我們進內。四壁粉得雪白，室的一角擺着小牀，別一角排着檯子和書架椅。

子四張壁上挂着的是舊地圖。室中充滿了蘋果的香氣。

「勃諦尼君！」先生注視着受着日光的地板說。「啊！我還很記得呢！你母親是個很好的人，你在一年級的時候，是坐在那窗口左側的位置上的。慢點！是了，是了！你那皺縮的頭髮，還如在眼前哩！」

先生又追憶了一會：

「你曾是個活潑的孩子，非常地不是嗎？在二年級的那年，曾患過喉痛的病，回到學校來的時候，非常消瘦，是裹在圍巾中來的，到現在已四十年了。居然不忘記我，真難得！舊學生來訪我的很多，其中有做了大佐了的，做牧師的也有好幾個，此外，還有許多已做了紳士的。」

先生問了父親的職業，又說：「我真快活！謝謝你！近來已經少有人來訪問我了，你恐怕是最後的人了罷！」

「哪里！你還康健呢！請不要說這樣的話！」父親說。

「不不！你看手這樣地顫動着呢！這是很不好的！三年前患了這毛病，那時還在學校就職，初時也不注意，總以為就會全愈的。不料，竟漸漸重了起來，終於字都不能寫了。啊那一天，我從做教師以來第一次把墨水流落在學生筆記簿上的那一天，真是穿胸似地難過啊！雖然這樣，總還是暫時支持着。後來，力真盡了，遂於做教師的第六十年，和我的學校，我的學生，我的事業分別，真難過啊！在最後授課那

天，學生一直送我到了家裏，還戀戀不捨。我悲哀之極，以爲我的生涯也從此完了！不幸，妻適在前一年亡過，一個獨子，也跟着不久死別了，現在只有兩個做農夫的孫子，靠了些許的年金，終日不做事。日子長長地好像竟是不會夜！我現在的工作，每日只是重讀以前學校裏的書，或是翻讀日記，或是閱讀別人送給我的書。在這里呢。」說着指書架：「這是我的記錄，我的全生涯都在裏面。除此以外，我沒有留在世界上的東西了！」

到了這里，先生突然帶着快樂的調子：

「是的！嚇你一跳罷！勃諦尼君！」說着走到書桌旁把那長抽屜打開。其中有許多紙束，都用細細的繩縛着的。上面一一記着年月。翻尋了好一會，取了一束打開。翻出一張黃色的紙來，遞給父親。這是四十年前父親的成績。

紙的頂上，記着「聽寫，一八三八年四月三日，亞爾培脫·勃諦尼」等字樣。父親把這寫着大形的小孩筆迹的字的紙片，帶笑讀着，可是眼中就浮出淚來。我立起來問是什麼，父親一手抱住了我說：「你看這紙！這是母親給我修改過的。母親常替我在這種處所修改，最後一行，全是母親給我寫的。我疲勞了睡着在那里的時候，母親仿了我的筆迹替我寫的。」父親說了在紙上接吻。

「你看這是我的紀念品。每學年，我把各學生的成績各取一紙這樣地留藏着。其中記有月日是依了順序排列在這裏的。把這打開了，一一翻閱，心裏就追憶起許多的事情來，好像我已回復到那時的光景了！已有許多年數了，卻是一把眼睛閉攏，就像有許多的孩子，許多的班級在眼前。那些孩子，有的已經死去了罷，許多孩子的事情，我都記得，像最好的和最壞的，格外明白地記得，使我快樂的孩子，使我傷心的孩子，這是尤加不會忘記的。許多孩子之中，很有壞的哩！但是，我好像是在別一世界，無論壞的好，在我都是同樣地愛他們。」

先生說了重新坐下，握住我的手。

「怎樣？還記得我那時的惡戲嗎？」父親笑着說。

「你嗎？」老人也笑了。「不，並沒記得有甚麼。你原也算是淘氣的。不過，你是個伶俐的孩子，並且在年齡的比例上，也大得快了一點。記得你母親會很愛你哩。這姑且不提，啊！今天你來得很難得，謝謝你！難爲你在煩忙中還能來訪我這衰老的苦教師！」

「克洛賽蒂先生！」父親用了很高興的聲音說，「我還記得母親第一次領我到學校裏去的光景。母親和我離開兩點鐘之久，是那時開始的。那時母親覺得似乎將我從自己手裏交付了別人，母子就從此分離了，心裏很是悲哀，我也很是難過。在窗上和母親說再會的時候，我眼中曾充滿了眼淚。這

時先生用手招呼我，先生那時的姿勢，臉色，都好像似洞悉了母親的心情的。先生那時的眼色，好像在說「不要緊！」我看了那時先生的神情，就明白知道先生是保護我的、饒恕我的。那時的先生的樣子，我不會忘記，永遠在我心裏雕刻了留存在着哩。今天把我從丘林拉到此地來的就是這個記憶。因為要想在四十四年後的今天，再見見先生，向先生道謝，所以來的。」

先生不作聲，只用了那顫抖着的手撫摸我的頭。那手從頭頂移到額側，又移到肩上。

父親環視室內。粗糙的牆壁，粗製的臥榻，些許的麵包，窗間擋着小小的油壺。父親見了這些，似乎在說：「啊！可憐的先生！勤勞了六十年，所得的報酬，只是這些嗎？」

可是，老先生卻自己滿足着他高興地和父親談着我家裏的事，從前的先生們和父親同學們的情形，話頭總不會完。父親想攔住先生的話頭，請他同到街上午餐去。先生只一味說謝謝，似乎遲疑不決。父親執了先生的手，催促就去。先生於是說：

「但是，我怎樣可以喫東西囉！手這樣地顫動着，恐怕妨害別人呢！」

「先生！這是會幫助你的。」先生見父親這樣說，也就應允。微笑着搖頭。

「今天好天氣啊！」老人一壁關門一壁說：「真是好天氣。勃謹尼君！我一生不會忘了今天這一

父親攜着先生，先生攜了我的手，同下坂去。途中遇見攜手走着的兩個赤腳的少女，又遇見擔草的男孩子。據先生說，那是三年級的學生，午前在牧場或田野勞作，飯後是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已經正午，我們進了街上某餐館，三人圍坐了大食桌午餐。

先生很快樂，可是因快樂的緣故，手卻愈顫動，幾乎不能喫東西了。父親代他割肉，代他切麵包，或是代他把鹽加在盆裏。湯是用玻璃杯盛了捧着飲的，可是仍還是軋軋地障着牙齒呢。先生不斷地談說，甚麼青年時代讀過的書呀，現在社會上的新聞呀，自己被先輩稱揚過的事呀，現代的制度呀，種種都說。他微紅了臉，少年人似地快樂笑談。父親也怡然微笑了看着先生，那神情和平日在家裏一壁想着事情一壁注視着我的時候一樣。

先生打翻了酒，父親立起來用食巾替他拭乾。先生笑了說：「咿呀！咿呀！這是對不起你！」後來，先生用了那顫動着的手舉起杯來，鄭重地說：

「技師！爲了祝你和孩子的健康，爲了對於你母親的紀念，乾了這杯！」

「先生！祝你的健康！」父親回答了握先生的手。那在屋角的餐館主人和侍者們都向我們看。他們見了這師弟的情愛，似乎也很感動。

兩點鐘以後，我們出了餐館。先生說要送我們到車站，父親又去攬他。先生仍攜着我的手，我代先